

對虛性/實性和諧的批判與期待： 論凌叔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廖冰凌

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提 要

凌叔華(1900-1990)是「五四」時期著名的女作家，擅於描寫大家閨秀式女性人物。長期以來，有關凌叔華及其作品的研究出現兩個現象：一、人物研究方面以女性與兒童為主，男性人物明顯被忽視；二、寫作技巧方面強調其含蓄、委婉、冷靜、諷刺等特色，但鮮少探討這些特色和男性人物塑造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除女性人物外，凌叔華對男性的刻畫也很出色及多樣化，這些男性人物所能揭示的形象意義也非常值得探究。就父親人物而言，凌叔華的作品裏便有好幾種類型，而且各具特色與意義。如此，本文將以凌叔華小說（特別是兒童文學和自傳體小說）中的父親人物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類型各異的父親人物及其所體現的形象意涵，並說明作者與人物形象塑造、寫作手法之間實際上是有著一種內在的邏輯關聯，即是批判虛性和諧、講究實性和諧的父女關係之心理動因與目的。在論析過程中，本文將從「五四」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談起，並結合中國本土倫理、社會心理學和性別學的觀點來解讀凌叔華筆下的父親形象，以期進一步挖掘和認識這位女作家及其作品。

關鍵詞：凌叔華 小說 父親形象 虛性和諧 實性和諧

來稿日期：2005年8月30日，通過日期：2005年11月2日

對虛性/ 實性和諧的批判與期待： 論凌叔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

廖冰凌

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凌叔華(1900-1990)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閨秀派女作家，擅於描寫大家閨秀式女性人物。長期以來，有關凌叔華及其作品的研究出現兩個現象：一、人物研究方面以女性與兒童為主，男性人物明顯被忽視；[□]二、寫作技巧方面強調其含蓄、委婉、冷靜、諷刺等特色，但鮮少探討這些特色和男性人物塑造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為，除女性人物外，凌叔華對男性的刻畫也很出色，這些男性人物所能揭示的形象意義也非常值得探究。就父親人物而言，凌叔華的作品裏便有好幾種類型，且各具特色與意義。如此，本文將以凌叔華小說(特別是兒童文學和自傳體小說)中的父親人物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類型各異的父親人物及其所體現的形象意涵，並說明作者與人物形象塑造、寫作手法之間實際上是有著一種內在的邏輯關聯，即是批判虛性和諧、講究實性和諧的父女關係之心理動因。在論析過程中，本文將從「五四」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

□ 例如，羅中琦：〈凌叔華小說中的群芳圖——新舊交替中的女性世界〉，《國文天地》19卷第4期(2003年)，頁73-9；劉思謙：〈女性角色人物畫廊——凌叔華小說人物談〉，《河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6期，頁130-6；李玲：〈「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童心世界〉，《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1期，頁120-126，等等。

談起，並結合中國本土倫理、社會心理學和性別學的觀點來解讀作者筆下的父親形象，以期進一步挖掘和認識這位女作家、作品。

二、從「五四」時期的「父親」談起

中國本土文化中的父子關係觀念主要以儒家的「父為子綱」和孝道為根據，但這些觀念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先秦儒家所謂「五常」、「五倫」和「父慈子孝」中的父子關係，要求的是父輩與子輩共同承擔和履行各自義務，做到各盡其職的雙向倫理關係。但自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並將之確立為封建社會倫理規範，以鞏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強化君權權威後，「五倫」中的前三綱（君臣、父子、夫婦）被單向絕對化，父子關係也就變成強調父輩的絕對權威和子輩單方面的無條件服從，也即是「父為子綱」。[□]民國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份子所強烈反對和抨擊的，正是這種倫理關係觀念。這場反封建制度、反「三綱五常」的文化運動，挑起了子一輩對父輩及其象徵秩序的顛覆性否定和討伐，結果產生文學世界裏大量受到貶斥和批判的父親形象。[□]這即是現代學者所說的「弑父」現象，主要是指「五四」兒女針對封建文化精神和思想觀念上的父權作出抗拒和擯斥的言行或產生類似的意識。[□]

由於「弑父」現象的震撼力甚大，造成許多學者在分析現代文學中的父親形象時，把焦點放在「弑父」書寫現象上，所解讀出來的意義也常與封建父權文化思想和社會制度等課題有關。這種宏觀意義上的父親形象分析，常因過份強調批判式書寫的直接成果——反抗封建父權、抨擊文化象徵符號的「父親」之獨裁者、壓迫者、剝削者角色，結果忽略了：[□]批判背後的另一種深層心理願望——展望父親的蛻變、期待「新」父親的出現；[□]將父親還原於血緣意義和家庭角色的現實層面中進行解讀。

-
- 有關「父慈子孝」由相對性、雙向性轉為父對子的絕對性之論述，見黃國彥：〈孝道的現代意義〉，頁 9-10、朱岑樓和吳自甦：〈適合於現代生活的孝行〉，頁 43-62，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出版，1983 年）。
 - 如冰心〈斯人獨憔悴〉（1919）中的化卿先生、巴金《家》（1931）中的高老太爺和曹禺劇作《雷雨》（1934）中的周樸園等。
 - 有關「弑父」論說，見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 年），頁 52-80。

其實，仔細閱讀「五四」知識份子的雜文，我們將發現不少在抨擊父親／父權之際，亦努力重新定義父親形象和父子關係的文字。如：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裏便以父親姿態為出發點，闡述當時的父輩應如何調整和反省自身的職務與角色。吳虞認為新式的父子關係應是「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觀念，卻當有互相扶助的責任」。[□]周作人更直言「現代的父子關係以老朋友為極則」才是理想的兩代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批判並非「不是淡漠了與父親的真正感情聯繫，而是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父愛的偉大」，因為「父為子綱」所強調的父親之絕對權威，是破壞父子之間自然性質關係的關鍵。[□]而提出「建立一種人格平等、互敬互愛的父子關係」[□]，也就成為新的時代訴求。瞭解「五四」時代有關「父親」課題的整體文化氛圍，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討凌叔華塑造父親人物的心路歷程。

三、面對「父親」書寫

如前文所述，在反封建的「五四」時代氛圍裏，因人倫關係之需求轉變，注重雙向的、互動性質的父子關係被重新提出，且比先秦學者的論調更為激烈，同時也注入了現代化的內容和意蘊：性別角色。

根據社會學家的研究，人類的性別角色主要由後天的社會化過程和文化因素所造成。[□]跟世界上其他大部份的社會文化一樣，中國人對兩性的定義有明顯的男權取向，在各方面趨向以男性的權益地位為考量來規劃兩性的性別角色，圍繞「男尊女卑」、「尊陽抑陰」衍生出一套偏頗的價值觀。由於長期刻板的性別差異觀，傳統父親角色

-
-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署名唐俟。
 - 吳虞：〈說孝〉，《星期日》社會問題號，1920年1月4日。引文見吳虞著、《民國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民國叢書》（第二編第96冊）之《吳虞文錄》（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14-23。
 - 周作人：〈家之上下四旁〉，1936年10月作，選自《瓜豆集》（上海：上海宇宙風社，1937年）。
 - 王富仁：〈母愛·父愛·友愛——中國現代文學三母題談〉，《雲夢學刊》1995年第2期，頁55。
 - 王愛松、賀仲明：〈中國現代文學中「父親」形象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頁74。
 - 見 Horney, Karen, *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45), p. 12 與彭懷真：《社會學概論》（臺北：洪葉文化，1994年），頁151。

一般都沿襲以下的性別概念發展其角色功能，故普遍強調其工具式的實用性功能（instrumental function），如：擔任家庭經濟供應者（provider/ breadwinner）、保護者（protector）、指導者（mentor）、紀律訓練者（discipliner）、行為規範裁決者（law-giver）、最高決定者（decision maker）等等的角色，他所具備的氣質以嚴厲、沈默寡言、強悍等陽剛氣質為主，給子女以雖敬重卻畏懼不可親近的感覺。而母親則執行被認為是符合其性別氣質所擅長的職責，如女性/ 母性的溫柔貼體、善解人意、細心寬容等特性，成為子女的哺育者、安撫者、情感照顧者（life and loving nurturer），屬於情感性（expressive function）的角色功能。□ 男性要跨越本身的刻板性別角色，發揮女性/ 母性的情感性角色功能，往往得不到主流文化價值所肯定。而在中國本土文化中，「三綱五常」和孝道的影響力又加強了這種刻板而且傾向單向式效應的父子、夫婦人倫規範，使得男性在家庭領域中所扮演的父親角色偏向誇張權威，壓抑情感性功能。□ 這種蘊積已久的角色衝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封建反傳統情緒的催化下崩潰，便形成當時那種「弑父」和「無父」的時代精神面貌。□ 「弑父」與「無父」對「五四」新生代所造成的精神失落，是導致他們尋父意識熾熱的心理狀態。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五四」知識份子爭先審視並重建父親概念和父子關係的場面。

這種對「父親」又愛又恨，既批判又期待的矛盾情結，就誠如王愛松、賀仲明所

-
- 情感性與工具性角色功能的說法由 Talcott Parsons 所提出。見“The Father Symbol: An 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Psychoanalyt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in Lyman Bryson, L. Kinkelstein, R. MacIver, & R. McKeon, eds., *Symbols and Valu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文中父親角色分別參考下列書籍：Robinson, Bryan E. and Robert L. Barret, *The Developing Father: Emerging Rol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c. 1986)和 Dowd, Nancy E., *Redefining Father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 William Jonkowiak 就認為中國人的父親對孩子有溫柔感性的態度，雖然這種感性一直為傳統的家長角色要求所壓抑。見“Proper Men and Proper Women: Parental Affection in the Chinese Family,” in Brownell, Susan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eds., *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376.
 - 所謂「無父」現象是指「五四」時代的青年在否定舊有父權體系時所面臨的「民族主體的分裂和自我危機感」，見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頁 54。在舊有的文化思想和價值體系被推翻後，新的卻又未來得及填補所造成的斷層局面，相似於失去了象徵意義上的父親，而成為無父的孤兒，有著無根、彷徨和失落的精神困擾。

言：

當五四新文學作家經由對父權的批判進入到對整個封建專制制度的批判時，便陷入了情與理、文學描繪與思想批判的矛盾和衝突。理智上，他們覺悟到對代表封建父權、作為文化象徵符號的父親必須展開毫不妥協的揭露和批判，在情感上，他們對現實的、血緣意義上的父親又不無依戀；在思想批判意義上，作家們可以對觀念上的、以集體面目出現的父親展開猛烈轟擊；在文學描繪的意義上，作家們卻難以對具體的、以個體形象出現的父親妄加褒貶判斷。[□]

這種當時作家們普遍對廣、狹意義上的兩類父親所持的複雜心理，在凌叔華早期的作品裏也留有痕跡。如：〈女兒身世太淒涼〉[□]裏專制又荒淫的父親群——蘭父、三姨娘的父親、表姐的父親，便代表著作者對廣義父親的鞭撻。至於對狹義上「現實的」、「血親」的、「以個體形象出現的」父親之批判，卻遲未出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凌叔華在她的後期作品中，做到了成功將此矛盾情結化解並整合成統一的創作理念，即是批判虛性和諧、追求實性和諧的寫作基調。這使她不像當時大部份的作家般隨波逐流，致力將父子關係置於階級鬥爭、政治革命中進行敘述。反而穩練自然地將其對廣、狹義父親的批判與期待呈現於作品中，這可說是凌叔華在創作歷程中的一大自我提昇。

根據黃曬莉在《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的分析，中國人的人際和諧可分為實性的和虛性的。「實性和諧」是指「兩人（或兩成分、兩單位、兩力、兩團體等）之間統合無間、和合如一的和諧狀態」。[□]實性和諧又包括「親和式」、「合模式」和「投契式」：「親和式」實性和諧最常發生在親屬關係方面（包括夫妻），有著以情義為取向、主動付出、親切體貼的相處特質。「合模式」實性和諧強調關係中的雙方依各自固有的名分與角色去實踐其責任與義務。這其實是一種符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秩序內容的人際關係。「投契式」實性和諧是種常發生在朋友或同事間，

□ 王愛松、賀仲明：〈中國現代文學中「父親」形象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年第4期，頁74。

□ 凌叔華：〈女兒身世太淒涼〉，《晨報副刊》，1924年1月13日。

□ 黃曬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9年），頁132。

自在輕鬆、互為關心支援、尊重分享的關係狀態。□ 筆者認為這些模式的實性和諧之關鍵在於一種互動和相對應的運作紐帶，也即是「五四」先輩（如吳虞、魯迅和周作人等）所提倡的新式父子關係之相通原則。凌叔華筆下的父親形象所傳達的父親概念和父子關係之特質，正是流露了對這種強調平等、相互尊重的互動式實性和諧內涵之期許。此外，她也特別注重父親與子輩間在日常活動中的細節描寫，這有異於男作家們傾向從意識形態或宏觀概念上來書寫父親形象的風格。〈晶子〉□ 和〈千代子〉□ 裏溫柔和藹，與女兒互動密切的父親皆屬於這類型人物。

至於虛性和諧，即指變質的實性人際和諧，是有違於人際間的互動以傾向對雙方或關係有利為主導的前提條件，並有「防衛」、「拒斥」、「被動」、「隔離」的特性。虛性和諧又分為部分和諧的區隔式（謹守分際、平淡無關、小心謹慎）、表面和諧的疏離式（疏遠淡漠、客套敬畏）和隱抑式（失望不滿、壓抑憤怒）。□ 〈一件喜事〉□ 和〈八月節〉□ 裏的父親形象和父女關係正是體現以上虛性和諧現象的例子。〈一件喜事〉透過小女孩鳳兒的眼睛描繪父親娶妾時有人歡喜有人愁的情景。〈八月節〉同樣以鳳兒為敘述視角，透露兩代女性在舊式大家庭中圍繞著「父親」所展開的性別歧視與權力鬥爭。

四、批判背後：對實性和諧的期待

凌叔華作品中的父親人物大多以委婉含蓄的側寫方式出現在文學中，要勾勒這些

□ 同前註，頁 227-256。

□ 凌叔華：〈晶子〉，又名〈生日〉，載《北斗》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10 月）。引文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上）（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323-330。

□ 凌叔華：〈千代子〉，載《文學季刊》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4 月）。引文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頁 301-311。

□ 同註□，頁 256-290。

□ 〈一件喜事〉，載《大公報》副刊《文藝》，1936 年 8 月 9 日。引文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頁 412-421。

□ 〈八月節〉，載《文學雜誌》第 1 卷第 4 期（1937 年 8 月）。引文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頁 432-443。

嚴格說來形象感並不足的父親，我們得借助作者其他文類的作品（特別是自傳式小說《古韻》□），以參考其本身的父親印象，如此才能更完整地掌握這些父親身上所共有的虛性與實性和諧之運作邏輯。

父親作為女兒在現實生活和人生經驗當中最原初的異性模型，對她的身心和人格發展有重大影響。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便認為父親是女性首個獲得男性經驗的原型對象，並會成為她集體無意識內的記憶，伴隨她的成長而發生作用。□這可借為參考和佐證父親對女兒的重要性之論點。□筆者相信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女作家本身的父親經驗作適度的參考，將有助於解釋作家親歷的父女關係如何左右其在創作中對父親形象的再現與塑造。因為「父親與兒女之間不僅是一種倫理關係，而且還存在著一種審美關係」，作家的父親經驗所提供的大量有關父親的「表象、思想和情感」，極可能成為作家在形塑父親人物時的重要依據，尤其當這些父親人物所出現的文本場所多屬於自傳體小說時。□

凌叔華筆下的大部份父親形象幾乎都通過女兒的眼睛為媒介投映出來，而且每當所昭示的是一類在生理和情感上都缺席的父親時，文本中的敘述者往往便會對父親的認知產生感性與理性的分裂與拉鋸張力。這種強烈的矛盾人格心理很可以解釋凌叔華

-
- 凌叔華英文自傳體小說集《古韻》（*Ancient Melodies*），又名《古歌集》，由倫敦 Hogarth Press Ltd 於 1953 年出版，共收小說 18 篇。1969 年曾再版一次，1991 年由傅光明譯成中文（臺灣：業強出版社）。
- 榮格認為男女體內都會有一異性人格面，女性的異性形象即是 Animus，指女性心目中的男性印象，或女性體內的男性氣質，那是一種無意識層裏的記憶，對女性的人格發展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而父親作為女性第一個接觸的異性，通常便成為她的阿尼姆斯化身。女性的阿尼姆斯會被投射到一個以上的男性身上。（見 Carl G. Jung, “Part 9: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R. F. C. Hull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9), pp. 3-74。）榮格的這兩個概念犯了以男性為中心的毛病，後來其妻愛瑪（Emma Jung, 1882-1955）和門徒弗朗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1915-）的續研平衡了這項偏失，先後注意到了社會文化因素對父女關係的影響力量。
- 另可參考 Snarey, John R. 所編的 *How Fathers C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 Four-decade Stud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和 Lamb, M. E.,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Wiley, 1976) 等等，都有分析父女關係課題的內容。
- 王誠良：〈試論父愛對作家人格的影響〉，《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第 23 卷第 4 期（2001 年），頁 66。

對父親人物既批判又期待的複雜處理。□

□ 溫柔的傷害者

凌叔華的父親凌福彭是位知府兼畫家文人，精通詩畫，曾中進士，常與社會文化名流如康有為、齊白石、辜鴻銘等往來。在《古韻》裏，她花了很大篇幅介紹其父的名門身世和事業成就。□顯然，凌叔華很認同父親在外部世界（社會）的活動內容，但他在私人領域裏的表現卻常令凌叔華失望和質疑。凌福彭娶有六個妻妾，凌叔華是他與三姨太朱蘭所生的第四個女兒，由於子女眾多和重男輕女的觀念，凌福彭並沒有給子女們太多的關愛和注意。加上家庭成員和人事的複雜，凌叔華的童年是在戰戰兢兢和小心翼翼中渡過的。父親給幼時凌叔華的印象是：一、遙不可及和模糊陌生。儘管凌父對子女們的態度溫文和藹，但實際上他很少和子女接觸交流，就連子女的名字長相也弄不清。對凌叔華而言，父親只是她童年裏的偶然拜訪者，父女之間並沒有持續性的情感經營。二、具有支配和傷害潛能。儘管父親的脾性溫和，從未對家中成員叱罵懲罰，但他卻是造成家中種種糾紛、鬥爭甚至悲劇的源頭，其支配所有家庭成員的情緒、地位、權力和福益的隱形力量是凌叔華所深感畏懼和不安的。

凌叔華的出生並不受歡迎，甚至不敢讓父親知道，因為母親已連續生了三胎女孩，且家中已有九千金，這個小女兒只更加說明母親和女兒們在封建家庭中的卑微地位。一個連自己妻子生產了都不知，還要三天後經下人通報才獲悉的父親，他對妻女的關心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家裏的第十個女兒，自然不被看重，我就不記得曾在爸、媽的膝頭撒嬌耍賴過，倒是有一次生病，媽坐在我的床頭，心疼地撫慰著我，這是我童年時代

□ 李玲認為矛盾對立的情感是一般「五四」女作家「暫時無法從中整合出完整統一而又複雜多層的父親形象」之原因所在，冰心、石評梅、廬隱和凌叔華幾位女作家則較有表現，其中又「只有凌叔華在揭露『父親』對妻妾們的傷害時，也寫出了『父親』對兒女的寬厚、和氣以及其中所含的冷漠」。但可能由於論文主題所限，她並沒有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李玲：《「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懷》，中國蘇州大學博士論文，1997，頁22）

□ 在接受記者鄭麗園的採訪時，年逾八十的凌叔華仍津津樂道其父當年廣結文友、畫友的情境。見〈如夢如歌——英倫八訪文壇耆宿凌叔華〉，載台灣《聯合報》，1987年5月6-7日。

最幸福的記憶。(凌叔華《古韻》，頁 558)

如上，我們可以讀到凌叔華內心渴望雙親以親密情感對待的親子關係。她對保鏢馬濤和母親的貼身僕人張媽一直深存懷念和感激，因為在他們身上她感受到真心不敷衍的對待。馬濤常帶她出去玩，處處考慮她的意願和感受，而張媽是在她孤獨寂寞想找人說話時從不拒絕或敷衍她的人。[□]此外，她也曾非常依戀好幾位僕人輩份的長者，如：〈搬家〉中把她當孫女看的窮鄰居四婆和她「童年時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花匠老周。[□]這都反映出童年時的凌叔華極不受長輩的重視，內心渴望關愛，由於無法得到滿足，便轉向身邊長輩尋求類似的情感作補償。為了得到關愛，她也常做令他人喜歡的事，取悅他人。如：她知道「忠厚」「老實」、「聽話又會看眼色」的小孩才「討人痛」，她便處處表現出乖小孩的模樣。偶爾被大人當作傾訴對象，她也把這種「厚遇」解釋為大人們視她為「聽話」、「害羞」、「誠實」、能守秘密的「理想聽眾」。[□]

在自傳體小說集《古韻》和其他多篇兒童小說裏，凌叔華多次把自己形容成小貓似的孩子，總是乖巧安靜、聽話順從。[□]造成凌叔華童年時「小貓心理」的主因在於父親對她的疏離與淡漠態度，使她嚴重缺乏父愛而深感惶恐不安，加上大家庭中的妻妾爭寵糾紛，都使凌叔華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弱勢性別與父親隱藏的傷害力量。於是她選擇了隔離疏遠的相處方式以保護自己免受傷害，即是以一種自我邊緣化的態度把自己縮小到最不引人注意，希望藉此可以平靜安全地生活。在凌叔華成長的過程當中，她一再努力爭取繪畫和文學領域的專業成就，其中很大部份的原因是為了得到父親的注意和肯定，因為沒有得到父親這個權威人士的認可，他的女兒在心理上是永遠無法

-
- 馬濤的事蹟見凌叔華的《古韻》(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頁 453)：「他從不帶我去我不想去的地方。當我看到大人們把孩子放在椅子上，自己在茶館裏沒完沒了地聊天的時候，總對馬濤充滿了謝意。」張媽則見凌叔華《古韻》：「張媽性情善良，不像其他大人，從不敷衍小孩子。」(頁 476)
- 同上，頁 532。另見〈搬家〉，載《新月》第 2 卷第 6、7 號合刊(1929 年 9 月 10 日)。
- 見凌叔華：《古韻》，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上)，頁 526；〈一件喜事〉；〈死〉，載開明書店創業十周紀念《十年》，1936 年；〈小英〉，《小哥兒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和〈八月節〉。
- 同上。

取得自我認同和肯定的依據的。□

德國著名精神分析師荷妮 (Karen Horney, 1885-1952) 認為，兒童若從父母身上感受不到足夠、真誠的愛，會產生因不安全感引起的基本焦慮 (basic anxiety)。這種基本焦慮的表現特徵是覺得自己「渺小、沒有意義、無助、被遺棄、快要被滅絕了，處於一個只有虐待、欺騙、攻擊、嘲笑和背叛的世界裏」。□進而會採取得到感情、順從、爭取權力和退縮四種方法來抵抗焦慮，保護自己。這些反應當中的順從表現，荷妮認為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通過儘量地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順從一個或周遭其他人的要求，不作任何攻擊性或具敵意的言行，以保住自己的安全。這些情況可以輔助我們深入瞭解凌叔華的人格發展，以及父親原型印象與其作品中父親人物的關聯。

幼年的凌叔華在母親身上目睹這種應對複雜人事的順從性格，也常被母親要求採取同樣的順從態度以免受得寵姨太的敵視和傷害。但凌叔華對這種委屈求全式的順從並不全然苟同，這甚至還明顯地表現在她的寫作風格裏。在她的眾多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順從性格和衝突情節的化解幾乎是她實用的處理手法。□如：〈花之寺〉(1925)、

-
- 美國心理學家兼學者瑪莎 (Masa Aiba Goetz) 分析出父親對女兒的六個影響面，裏面就包含了自尊與自信 (self-esteem and self-confidence)、性別與人格認同 (sexuality and personal identity)、人際關係與婚姻 (relationships and marriage)、個人與職能發展成就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這都有助於我們瞭解凌叔華的成長經驗。見 *My Father, My Self: Understanding Dad's Influence on Your Life, A Guide to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r Sons & Daughters* (Shaftesbury: Element Books, Inc., 1998)。
 - Horney, Karen,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37), p. 32. 另見 Goetz, Masa Aiba, *My Father, My Self: Understanding Dad's Influence on Your Life, A Guide to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r Sons & Daughters* (1998), pp. 15-39，和 Secunda, Victoria, *Women and their Fathers: the Sexual and Romantic Impact of the First Man in Your Life*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92), pp. 195-218 有關父親帶給女兒負面影響的論述。
 - 周雪琴在〈解讀凌叔華的小說特色〉(《晉中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0 年第 17 卷第 1 期，頁 12、13) 裏提到其作品中「閒靜溫婉」、「疏淡平緩」和「消解衝突」的風格特色，但並沒有深入談到作者這種筆調背後的內在心理因素。

〈她們的他〉(1927)、〈女人〉(1929)。□但實際上她又處處流露一股技巧性的嘲諷，使人覺得她的婉約順從裏帶有暗諷和批判意味。□這是因為凌叔華對父親在各方面間、直接帶給母親和自己的傷害一直耿耿於懷，故儘管她同情並接受母親的順從方案，內心卻抗拒認同這種不合理之兩性關係（包括夫妻和父女關係）。她所追求的理想兩性關係，是講究實性和諧的情感品質，尤其在父女關係這一環，她更是強烈地渴望著父親能發揮更多的情感性角色功能。

□ 女兒筆下的父親形象

如前文所言，雖然凌父對子女和藹可親、溫文客氣，但父親在情感上的缺席、疏離，以及對父親權威的懼恨，一直是凌叔華所深感遺憾的。就算父親後來對她特別照顧和栽培，也仍無法彌補凌叔華在童年時所遭受的冷落以及異常孤獨寂寞的感情生活。她更從周遭的人事傾軋深深體會父親權力的霸道，明白父親對自己的突然重視和刻意栽培，是因為自己的繪畫天份被畫師王竹林發掘，而父親是基於榮耀和一種儒者惜才的心理才會對她另眼相看。□此後她在家中的地位猝然提昇，由過去的被輕蔑欺侮變為被讚賞妒羨，成為「才女」、「小畫家」，也因此獲得踏出閨閣的特權，隨父親到外接觸各畫家名師，得到其他姐妹所沒有的開闊眼界的機會。這樣的人生轉捩點更令凌叔華瞭解到父親權力的強大，並意識到自己必須以才華成就才能換取父親的關

-
- 凌叔華的〈花之寺〉（原載《現代評論》，1925年第2卷第48期）描述一位少婦燕倩發現丈夫幽泉對現有的婚姻生活生厭，她便化名自稱是幽泉的仰慕者，寫信邀他到「花之寺」相會，通過輕鬆閒適的幽默情調，這對夫妻的感情危機化險為夷。劇作〈她們的他〉（原載1927年《現代評論》三週年紀念增刊）和〈女人〉（原載《小說月報》，1929年第10卷第4期）基本上是同一個故事模式，只是敘述視角和文類有別，都在描寫妻子如何在丈夫有外遇時，以冷靜態度與過人機智化解即將爆發的衝突。
 - 不少學者對凌叔華的諷刺風格進行過分析，如：鄒黎的〈試論中國現代女小說家的諷刺風格〉（《山東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頁102-4）；美國學者史書美的〈林徽因、凌叔華和汪曾祺——京派小說的現代性〉（李善修譯，《天中學刊》，1995年增刊，頁17-23）等，但凌叔華因不愉快的父女經驗而致的這種內在創作動機卻未被注意到。
 - 見凌叔華《古韻》，見陳學勇編《凌叔華文存》（上），頁558。「我一想到自己是個女兒就感到自卑，總不敢大聲說笑。我很敏感，因為家裏根本沒打算要我。爸發現我能畫畫，才突然寵愛起我來。」

愛與注意。從凌叔華把父親所寵愛的女兒戲謔為「愛犬」就可知她內心對虛性和諧的父女關係之不滿。[□]這種憑藉特殊才華來換取關心與愛的親情關係，其功利成份污染了真誠完善的親情本質，而凌叔華所渴盼的正是這份最真切自然的父女情。直到凌叔華成家立業後，這份永遠無法得到兌現的父愛才經由孩童的化身在文學世界裏獲得虛構的實踐。

綜觀以上種種經歷和心理因素，凌叔華很可能是不願意直接面對自己所理解的父親陰暗面，故形成她在早期對廣義父親人物的描寫，如：〈女兒身世太淒涼〉裏的父親群，還有〈「我那件事對不起他」〉[□]裏胡子雲的父親。採用這種在大時代裏普及化出現的傳統父親人物可以避開自己的矛盾心結，與童年陰影保持距離。直到她在1926年與陳源（陳西滢）結婚生女後，另一階段的人生歷練才使凌叔華逐步釋放隱抑心中多年的苦情，勇敢正視對父親潛藏的怨恨，並以成熟的態度將之舒展於兒童文學世界，如：〈鳳凰〉[□]、〈小英〉、〈晶子〉、〈千代子〉、〈一件喜事〉、〈死〉和〈八月節〉等一系列兒童小說。可以說：凌叔華對父親形象的原型印象，是靠童年經驗堆砌而來的。要深入觀察她的父親形象，得到她的兒童小說中去找尋父親遺留的痕跡。

在這些兒童小說中，我們通過帶有凌叔華身影的小女孩，讀到她（們）對父親既批判又期待的矛盾情結，促成了她（們）選擇維持禮儀、疏而不離以確保平和的應對特性。〈一件喜事〉裏的鳳兒「冷眼」目睹父親再娶新妾，全家喜氣洋洋，但自己的母親委屈不敢言，而疼愛她的五娘更悲憤難抑。一天的喜事辦下來，鳳兒與父親是沒

□ 以主子和狗的關係來映射虛性和諧的父女關係，見於《古韻》中的兩幕。一是在父親納小妾時，被家人認為最受父親寵愛的四姐向父親撒嬌，凌叔華的描繪是「父親摸著她的頭髮，像摸他的愛犬一樣」（頁479）；二是發生在凌叔華受父親特別偏愛後，有一次父親要帶她去見一位收藏家，母親因凌叔華身體不適而推辭了父親，結果招致一姨太太的諷刺，說「狗還知道跟主子搖尾巴呢，要是不去，她爸該生氣了」，而親姐姐八姐也酸溜溜地說：「我倒想搖著尾巴跟爸出去，可惜不帶我去」。（頁495-496）據凌叔華的回憶，八姐非常機伶聰敏，也勇於表達己見，更有雄心大志，但卻從未得到父親的栽培和注意，也沒有凌叔華得貴人提拔推薦的運氣，後來還在日本的瀑布遊玩時溺死，就這樣結束短暫的一生。

□ 凌叔華〈「我那件事對不起他」〉，載《晨報六周年紀念增刊》，1924年。

□ 凌叔華〈鳳凰〉，載《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11月）。

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的，她的一舉一動被要求循規蹈矩，按照他人的囑咐行事，以確保和氣。

張媽輕輕的，不知為什麼，她忽然板起臉孔說話道：「你到堂屋跟大家吃點心去好了，吃過點心看見他們跟爸爸磕頭你就跟著磕。媽媽叫你給誰磕頭你就磕，不要自己瞎來，聽見沒有？乖乖的跟著媽媽，不要多話，惹她生氣。六歲的姑娘，也該懂點事了。」

鳳兒呆呆地立著聽，她是個頂聽話又會看眼色（所以討人痛）的孩子。話聽不懂有時想問一下，瞧瞧大人臉色不對，便悄然的打住了。（凌叔華〈一件喜事〉，頁 413、414）

〈八月節〉裏的鳳兒雖然年幼，但已意識到自己是女兒身的卑微地位：

鳳兒是被人認為頂安靜的孩子，她在這大房子裏就像角落裏的一隻小貓，偶然到院子外走走，輕手輕腳的，慢慢的溜出去也像一隻小麻雀。她天生是個柔和性情的孩子，什麼都隨便，也許因為她是媽媽的第四個女兒了，所以自己知趣一點，特別安靜。（凌叔華〈八月節〉，頁 433、434）

鳳兒了解自己是「沒有人特別偏寵」的女兒，故早熟地學會「看眉眼」、「知趣」，但仍因自己的性別而被得勢的下人秋菊欺侮，有時「隨手掐她一把，或拉歪她的辮子，若鳳兒那天穿了新鞋，必裝作失神給她踩上一個黑腳印。」（頁 439）

〈死〉中的枝兒也知道要「好脾氣」、「老實」、「忠厚可憐」才會惹人疼。當女傭阿乙姐因為主人家辦喪事而忙不過來，枝兒還會察言觀色，「看見阿乙姐臉上已經很隨和」，便主動要求幫忙摘菜，見阿乙姐要吸水煙，也識相地趕緊「拿條紙捻點著火遞過去」，惹得阿乙姐對她讚不絕口：「咳，我常跟你媽媽說青兒他們都調皮，只有枝兒一個人挺忠厚可憐，給她什麼就要什麼，向來不挑什麼」，「枝兒被誇，更加坐得穩穩的，用心摘菜。」（頁 404、405）

〈小英〉和〈鳳凰〉裏的小英和枝兒，都是孤獨寂寞得「好久要說沒人可說」話，也不知道「什麼是好朋友」，只有「歪了脖子的洋娃娃」和「小黃兒」狗是「唯一的伙伴」的可憐孩子，枝兒甚至因陌生人一句「親熱話」：「你可憐得很，我做你的好

朋友吧」而「快活得快要流出淚來」，結果險遭誘拐。

對於這些真實的童年經歷，作者心中雖有怨懟，卻因父親向來對她平淡客氣的態度，使她無法像其他女作家如白薇般（在《打出幽靈塔》中），用筆將父親「槍決」以示抗議，反而強加抑制地呈現出一種保持距離的冷靜觀察。這種與父親之間「近而不親」、「心有不服，敬而遠之」、「淡如水」似的虛性和諧關係，投射於創作過程中便形成凌叔華特有的「含蓄」、「委婉」、「冷靜」和「嘲諷」筆調。然而，儘管這一系列兒童小說傳達了作者對父親的探索和寄望，卻常常僅被賞析為溫馨動人或敘事視角特殊的兒童文學。□而背後的真相——一種虛性的表面和諧：父女在人際取向上屬形式和抑制取向，在相處方式上是謹慎敬畏、被動防範，在情緒感受上是疏遠淡漠——卻鮮為人知。□而〈晶子〉裏那一幕一家三口在櫻花樹下依偎慶生的溫馨畫面，以及〈千代子〉裏感情融洽的父女，可說是凌叔華無法釋懷的父女情結，通過旅返童年的身份來找尋父親、寄託願望。□

〈晶子〉中的年輕父親，平日就愛抱著小女兒晶子逗她學說話，趣事叢叢。在晶子生日那天，他一大早起來便惦記著這事，還催促太太一同為「小公主」打扮漂亮，出外觀賞櫻花慶祝，一路上對晶子細心照料，當晶子誤吃櫻花瓣時，他更是緊張得不得了，立刻抱著她去看大夫。

路上爹媽都不像來時那樣有說有笑的了，他們什麼都不看，只顧急急的走。她是怎樣想再聽一聽爹爹方才吹的哨子呵！

走過方才吃點心的地方，晶子望著頭上滿開的花仍然那麼可愛，她拍了拍爹爹的肩膀哄道：「花花美，爹爹，瞧呵！」（凌叔華〈晶子〉，頁 330）

-
- 如李玲的〈「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童心世界〉，《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9 年 1 期，頁 120-126，和陳學勇的〈論凌叔華小說創作〉，《中國文化研究》2000 年春之卷，頁 122-128，都未提到凌叔華作品中的父女關係因素。
 - 見黃曬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頁 257，表 6-4 的分析。
 - 陳玉玲在《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台南：嘉義管理學院，1998 年）一書中，從心理學角度把女性自傳中的童年世界解釋為「突顯童年隔離於成人世界的」烏托邦時空，是女性對過去自我的依戀之標示，同時也被認為是「完整自我」的心理經驗。這有助於我們體會凌叔華兒童文學中的另一心理世界。

〈千代子〉中的吉田和十二歲的女兒千代子感情也很好，千代子因對日本人和支那人之間的矛盾一知半解而纏著追問父親，他雖然為店裏生意不好的事心煩不已，但卻並沒有因此而冷落或遷怒天真爛慢的女兒，反而一直保持著笑容和耐心，和女兒分享他的想法，整個談話過程裏的言語表情、動作舉止都充滿親子的溫柔情感。例如吉田被妻子開玩笑，說他要納妾，千代子為父親辯護，言行間對彼此的信任與愛護流露無遺：

「我知道爹爹不會做這傻事，中村伯伯倒說不定。是不是，爹爹？」她一邊說著搖著父親肩膀問。

「你看事比媽媽聰明得多了。」吉田拉了女兒一雙肉軟的手兒放在鼻上嗅。（凌叔華〈千代子〉，頁 303、304）

這類父親人物的情緒活動、愉快和藹的笑容和溫文的言語互動，以及和女兒間的肢體接觸，如拉手依偎擁抱，都有細膩感人的描繪，處處展現實性和諧的父女關係。

五、結 論

簡而言之，如果沒有這些體現實性與虛性和諧人倫關係的父親形象，凌叔華在「五四」時代對審視和重建「父親」形象意涵的參與和努力，將繼續被忽略；而我們也可能無法窺探出其父凌福彭在凌叔華創作心路歷程中所留下的痕跡，以及這些父親原型印象與其作品中父親人物形象的內在邏輯關聯——批判虛性和諧、期待實踐實性和諧的父親角色與父女關係。

附：主要參考書目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出版，1983）。

王富仁：〈母愛·父愛·友愛——中國現代文學三母題談〉，《雲夢學刊》，1995 年第 2 期，頁 49-57。

王愛松、賀仲明：〈中國現代文學中「父親」形象的嬗變及其文化意味〉，《首都師

- 範大學學報》· 1999 年第 4 期· 頁 73-81。
- 王誠良：〈試論父愛對作家人格的影響〉· 《湘潭師範學院學報》· 2001 年第 23 卷第 4 期· 頁 66-70。
- 李玲：《「五四」女作家的女性情懷》（中國蘇州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1997）。
- 吳虞：〈說孝〉· 載《星期日》社會問題號· 1920 年 1 月 4 日。
- 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研究》（臺北：時報文化出版· 1993）。
- 周作人：〈家之上下四旁〉· 1936 年 10 月作· 選自《瓜豆集》（上海：上海宇宙風社· 1937）。
- 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載 1919 年 11 月《新青年》· 第 6 卷第 6 號。
- 凌叔華：〈女兒身世太淒涼〉· 載《晨報副刊》· 1924 年 1 月 13 日。
- ：〈鳳凰〉· 載《新月》· 1930 年 1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 ：〈晶子〉· 又名〈生日〉· 載 1931 年 10 月《北斗》· 第 1 卷第 2 期。
- ：〈千代子〉· 載 1934 年 4 月《文學季刊》· 第 1 卷第 2 期。
- ：〈一件喜事〉· 載 1936 年 8 月 9 日《大公報》副刊《文藝》。
- ：〈死〉· 載開明書店創業十周紀念《十年》· 1936 年
- ：〈八月節〉· 載 1937 年 8 月《文學雜誌》· 第 1 卷第 4 期。
- ：《古韻》（*Ancient Melodies*）· 又名《古歌集》· 倫敦：Hogarth Press Ltd · 1953/1969· 傅光明譯· 臺灣：業強出版社· 1991。
- 黃囑莉：《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臺北：桂冠· 1999）。
- 陳玉玲：《尋找歷史中缺席的女人——女性自傳的主體性研究》（台南：嘉義管理學院· 1998）
- Carl G. Jung, “Part 9: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R.F.C. Hull trans., *The Collected Work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9), pp. 3-74.
- Goetz, Masa Aiba, *My Father, My Self: Understanding Dad's Influence on Your Life, A Guide to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r Sons & Daughters* (Shaftesbury: Element Books, Inc., 1998).
- Horney, Karen,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New York: W. W. Norton, 1937).

Parsons, Talcott, “The Father Symbol: An Appraisal in the Light of Psychoanalyt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in Lyman Bryson, L. Kinkelstein, R. MacIver, & R. McKeon, eds., *Symbols and Valu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Secunda, Victoria, *Women and their Fathers: the Sexual and Romantic Impact of the First Man in Your Life*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92), pp. 195-218.

A Study on Father Images in Ling Shuhua's Fictions

Liau, Ping-leng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Ling Shuhua was a woman writer in May Fourth Era. She has gained great attention by researchers on her writing of female and children characters. Furthermore, Ling Shuhua's writing skills are regarded as implicative, euphemistic, satiric and dispassionate. However, the male images, which may conceive special significance have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Much less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e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author's writing intention. As subset of male characters, Ling Shuhua's father images could enrich our appreciation on the writer and her work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mainly focus on Ling Shuhua's father images in her fictions, especially her children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n the other h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ethics value, psychology and gender studies will be used in analyzing the above imag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outline the inner logic and connection between Ling Shuhua's father images and her writing intention, which is to

criticize the pseudo-harmony, insist on real-harmony of fa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Keywords: Ling Shuhua, fiction, father images, pseudo-harmony, real-harmony

校對者：作者一校、蘇敏逸二、三校